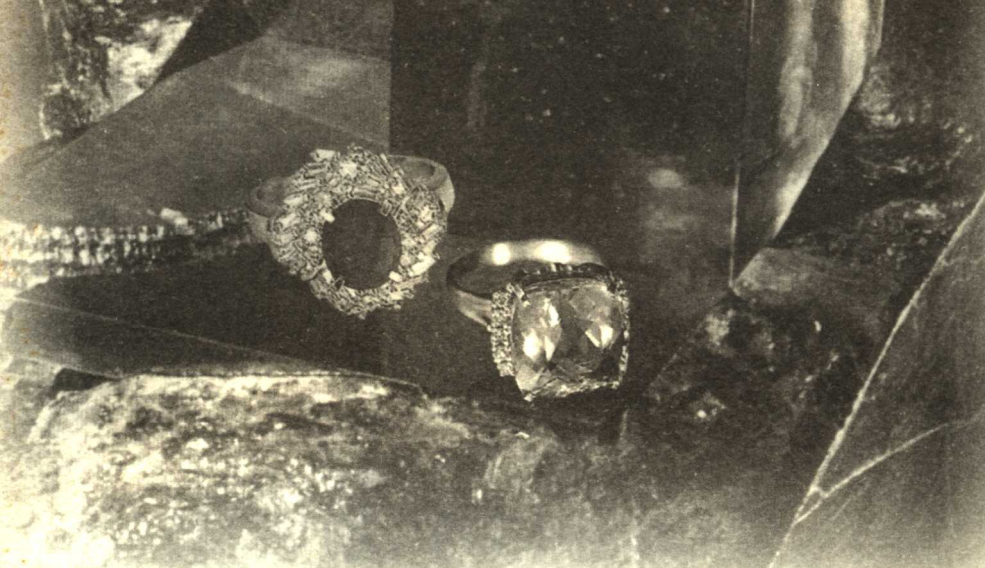




lang man wen ku
浪漫文库

留学生卷

皮克的情书

林敏于青 主编

林徽音著·飞絮 张资平著·
著·命命鸟 许地山著·窘
彭家煌著·象牙戒指 庐隐
旅途 张闻天著·皮克的情书
林徽音著·飞絮 张资平著·
著·命命鸟 许地山著·窘

彭家煌著·象牙戒指 庐隐
旅途 张闻天著·皮克的情书
林徽音著·飞絮 张资平著·
著·命命鸟 许地山著·窘
彭家煌著·象牙戒指 庐隐
旅途 张闻天著·皮克的情书



I 246.5
58

lang man wen ku
浪漫文库 / 留学生卷

皮克的情书

林敏 · 于青 ·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克的情书/林敏 于青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1

(浪漫文库:留学生卷)

ISBN 7-5006-2198-1

I. 皮… II. 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604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6 印张 2 插页 353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0.70 元

目 录

旅 途	张闻天	1
皮克的情书	彭家煌	131
象牙戒指	庐 隐	194
命命鸟	许地山	357
窘	林徽音	374
飞絮	张资平	392

旅途^①

张闻天

上 部

一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非常暖和，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各处办公室内，一般美国人都忙着他们的工作，虽是他们打着呵欠，可是大家都没有休息，倒着头睡的不用说更没有了。只是在某工程局办公处的一只桌子旁边有一个中国工程师低着头默不作声。他的美国同事以为他睡着了，大家努着嘴或是丢着眼色轻轻的笑。

那是一个年纪不到二十五岁的少年，虽是他的头低着，可是他并没有睡。有时他抬起头来，眼睛张的很大地茫然望着远处。他的同事们以为他们的笑声把他闹醒了，很觉不安，其实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号。1925年12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他并没有听到他们的笑声，他的眼睛中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这因为他心中起伏着的情绪太猛烈了，他脑中激动着的思想太重复了。他只是挣扎着在情绪的海浪中；他只是旋转着在思想的迷宫中；客观世界的存在在他已经没有了。

而引他这种感情，这种思想的，不过是一封自中国寄来的短短的信！那信上说：“我亲爱的凯哥：我的嫁期只有一个星期就到了。母亲和嫂嫂们现在都竭力在预备我的出嫁，竭力要把我推到一个我所不爱的男子那里。我呢——我现在只好让她们把我当作死尸一般去推着——其实我已经是死尸了，我已经不晓得我是在哪里了。凯哥，怎样寒冷的前面的黑暗呀，我已经不能走了。……”下面署名的是蕴青。字迹异常潦草，写者像在非常忙碌中乱涂似的。

忽然他似乎醒了。拿起那封信来看了一下，重又放下。他感觉到针刺一般的痛苦与无声的心的哭泣。这在他不免太过了。他立了起来，请了假，一刻也不停的奔到外面街道上，无目的地顺着街道一直走去。他尽走着，尽走着，走过石路，走过泥路，一径走到满生小麦的田亩中去。最后他的思想没有了，感觉也麻木了，他在麦田中呆呆坐了下来。想起她时，他就哭了；看着自己现在的模样，他又狞然地笑了。

等到他回到自己的旅馆里，已是深黑的时候了，他没有拧开电灯，没有吃饭，也没有脱衣，倒在床上昏昏的睡了。醒来后，天还没有亮，隔壁的自鸣钟只打了二下，四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亚罗镇和亚罗镇的人一般，在静寂中睡着了。他一翻身立了起来，走到窗口前，望着荒凉的街道，蓝空中只有几个星儿闪耀着。黑夜的呼吸，使他觉到寒凉。他叹了一口气，又回到床沿上坐下。他想：这个时候，在西半球醒着的恐怕只有

他一个人了，多么孤寂呀！多么无聊呀！这样的人生，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在东半球的一角上也许她现在正醒着，她是应该醒着的，正想着他，正为了他哭泣着，悲痛着。如其是这样，他的存在也不至完全没有意义吧，因为为了爱而生活，不就是生活的意义吗？

他正在这样思索时，无意中他的手探到裤袋里，触到她所给他的信。那封自中国寄来的短短的信！它说的甚么？它不是说她的嫁期一个星期就到了吗？一个星期！他计算着。那末她出嫁以来已有二个多星期了。在这二个星期内，她做了什么，那不相识的男子对她做了什么？他的要求！她拒绝了他的要求还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呢？……想到这里，他再不能想下去了。他的身体颤抖着，他愤怒如像一只被欺的狮子，他的热泪如泉水一般从眼眶中涌了出来。他真的哭了。眼泪从面颊上流下一直落到身上，吸收在他的衣服里。

明天早上他在床上满身发热，他只是呻吟着。房主人看见他有了病，就替他着急的了不得，立刻去请了一个医生来。医生说这是伤寒症，要立刻见好很不容易。他开了一张单子，说还有别事就走了。房主人也很忙，所以也不得不走，虽是走时回头对他看了好几次。钧凯于是又一个人睡在床上发烧着而且呻吟着。他并不怨恨他的病躯，不但不怨恨，他还希望他的生命从此就告一终结：这样就可免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

过去的事情在他的病梦中掠过他的脑筋，如像浮云掠过青色的晴空。那楼房，那花园与她的声音笑貌，都在他的心眼中再现了出来。虽是有许多记忆，非常甜蜜，可以安慰他一点，但是当他想到她嫁前与嫁后的痛苦，他只有闭着眼睛希望他的记

忆从此消灭，希望他自己也从此化作乌有。

而他的记忆不能消灭，他的身体不能化作乌有，于是他的心又痛苦，眼泪也不自觉地充满了眼眶。他的身体变成更热，他的呻吟也变成更厉害了。

这样病了一星期，虽是有医生天天的诊治与他外国朋友克拉夫妇及克拉小姐等的陪伴，可是他的病并无起色。他的身体渐渐瘦了，他的眼睛也渐渐凹进去了。外面的和风还是那样吹着，朱红的太阳还是那样照着，春之女神招呼着她的伴侣，可是他的病仍旧渐渐沉重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病根的所在，除了克拉夫人及克拉小姐。就是她们两人所知道的也大半根据于她们的猜度，不是他自己告诉她们的。他和克拉一家虽都是极知己的朋友，但是他从没有把自己的隐痛告诉给他们。他以为一件秘密事情，被两个以上的人知道了，就失掉它的神秘与庄严；他希望它因他们俩的存在而存在，因他们俩的消灭而消灭。而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对我们的痛苦表真正的同情，能够做我们的镇痛剂，把我们从绝望痛苦的路上救了回来。而且他又不知道克拉夫人与克拉小姐就是这一种人。

有一天，钩凯病后的第八天，天气异常温和，蓝色窗帘中射进温暖的朝阳散布在他的床上与他的面上。外面几株树上几只小鸟吱吱叫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礼拜堂招集早祷者缓慢的钟声，冲破这和平的空气。克拉小姐一早就来了。她坐在床边一只摇椅上，穿着礼拜日新鲜的服装，她的卷发四散在她年轻的红白色面上，细长的眼睫毛盖着她深蓝的眼睛。她很忧愁地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他面对着清新的阳光，露出微笑。这一点笑容在他抱病以来，可以说是第一次。克拉小姐见他这

样，她的愁容也不免转为微笑了。

“密斯安娜，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忽然面向克拉小姐问着。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密斯忒王。”她很温柔的回答着。

“四月二十八日，我的天，——日子怎么过的这样快！”

“什么？你还觉得快吗？你睡在床上已经八天了。”

“八天了？”他回想似地望着前面的空间。“我只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这八天中做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在这八天中病的异常重，有时还发出呓语呢！”

“呓语？——我说了些甚么？密斯安娜，我没有说甚么吗？”

“没有什么。”克拉小姐面上现出微笑，回答着他。

“密斯安娜，我知道我说了什么了。好姊姊，你告诉我吧！”他伸出他的一只手放在克拉小姐的手背上，继而握住了她的手。安娜只是微笑。

“哦！……我知道我说的甚么了！……那封信呢？……密斯安娜，我永远不相信那事情是真实的。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他缩回他的手，面上立刻满布了阴影。

“密斯忒王，你病才有起色，不要那样自己摧残身体。你知道那不是玩的！”

“我的身体！我要我的身体做什么？我不要我的身体！……”他说到这里，把头钻到被窝内，又哭了。克拉小姐面上露出忧愁，默不做声地对他望着。她很想找几句话来安慰他，但是一句话都没有。因为说几句无聊的日常慰语固然不好，而说过于亲密的话也并不妙。房内静悄悄地，太阳光在床上，在地板上慢慢移动着。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个人对于你表十二

分的同情，并且希望你的身体立刻痊愈呢！”克拉小姐忽然温柔地这样说。

“谁？”钧凯把头探出被窝张着泪眼向着她。

太阳光热烈地照着他们俩，“谁？”的声音似乎在和平的空气中回响着。

二

在两年以前的夏天，天津的天气异常炎热；虽是某工程局内的电扇不息地转动着，可是热度一点也没有减退；局内的办事人大部分在中饭后都在椅子上熟睡了。只有一个身材中等，面色苍白，穿着西装的青年在他的手里翻着一部小说。那就是器俄的 *Les Misérables*^① 了。

他虽是把那部书尽翻着，尽翻着，但是他的思想却并不在那部书上。他近来很觉到生活上的不安，很觉到这种昏昏沉沉的生活的无味。他想世界上最无价值的生活，恐怕就是这种无感情，无痛苦与无趣味的生活了。人和禽兽草木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有多方面的活动，能够变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为无上的发展。但是他现在的生活呢？每天除了照例的工作以外，就是照例的喝酒与打牌。喝酒与打牌在从前也能填满他空虚的感觉，但是现在他也觉得疲倦了。

他拿着那部小说愈是想，他的心中愈是觉得难过；于是他立了起来，拿了他的草帽匆匆地走出去了。在炎热的街道上他无目的地走着。他的身上与额上满流着汗。看见一家卖冰淇

① 器俄的 *Les Misérables*：器俄（Victor Hugo，1802—1855），通译雨果，法国作家。*Les Misérables*，即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淋的铺子，他就走了进去，在电扇旁边坐了下来，喝了一瓶汽水，他才觉得清爽了一点，闷气也稍稍平下了一点。忽然听到妇女的声音，他就把眼睛转过去看时，原来是几个女学生装束的女子，后面还跟着两个男子。他们很高兴地说着笑着，一直到王钧凯前面一张桌子上坐下。

他看着他们高兴的态度，听着他们高声的谈话，觉得很讨厌。这并不是说他对于女子像叔本华^①那样有先天的厌恶，不是的；这是因为在他对于人生这样失意的时候，而他们却这样兴高采烈，不免太使他相形见绌，觉到一种难堪了。他不高兴，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他向他们斜视了一眼，表示讨厌他们的意思后，就大踏步会了钞，走了出去。外面阳光还是那样热烈。街上来往的人面上都满流着汗；还有许多破褴的工人在太阳底下工作着，他们灰暗色的皮肤上汗像水一般流出，他们用他们肮脏的手自己拭着。但钧凯只是愤愤地走了过去。走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他虽是在天津有几个比较亲密些的朋友，但是他现在无论如何不情愿去找他们。后来终究像得到什么主意似的，回转身向着公园去了。

公园内男男女女异常的多，但是他们来并不是避暑乘凉，却是来凑热闹的。钧凯在里面走了一阵，一块幽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头脑昏昏地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近来很讨厌人群会集的地方，很讨厌所谓社会。他很想找一处清静所在，可是没有一处是清静的。他想他们这样嚷嚷的到底为了什么？他们是怎样

^① 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

的无意识与无目的呵！

他没有权力把他们一个一个赶出去，他也没有力量把他们一个一个来杀掉，他现在唯一的路，就是避开他们了。于是他很愤慨地走出了公园。走了一阵子，他简直想不出一个好的去处。不得已才转了一个弯到朋友陈邦杰的家里。刚巧陈邦杰适从公事房回来，所以他一敲门，就被请进去了。

“钧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邦杰看见了他就问。

“二点钟。”钧凯冷冷地答。

“什么？你又去喝酒了？”

“喝酒又怎样？又是那老教训吗？但是我今天却没有喝！”

“没有喝当然更好了。”

“有什么好？”

邦杰知道钧凯的脾气，所以就没有答应他的话。歇了一刻，他似乎忽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

“钧凯，你看见过台伯吗？”

“没有。什么事？”

“似乎你有一封挂号信从美国寄来的。他替你收下了。”

“谁寄来的？我没有朋友在美国！”

“那末谁寄信给你呢？——钧凯，你为什么这样愤愤的，谁和你闹了意气？”

“闹了意气？我？哈哈……”说到这里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并不是真的笑，不过是一种悲哀的狞笑罢了。是的，他是在发气，但是他是在和社会全体发气，并不是和某一个人发气。他为什么要和一个渺小的动物发气呢？

他在邦杰家里坐了一刻觉得还是异常无聊，异常孤寂。邦杰虽是他的好友，但是他们的思想与志向很不相同；所以他虽

能劝告他，帮助他，而不能安慰他。况且谁能安慰别一个人的孤寂与别一个人的无聊呢，如其那一个人真是孤寂与真是无聊？

不久他即告辞了邦杰走到大街上，心中觉得非常难过，一种不可抵抗的习惯捉住了他，把他送到了江南酒楼。在那里他一个人无聊地喝了几杯冷酒，几碟冷菜。但是还是无味。于是一溜烟奔回自己的寓所去了。他希望能够在家里把日子睡过去。哪晓得一进门，台伯已立等在那里了。他一看见他就说：

“钧凯，你有一封从美国寄来的挂号信，快拿去看吧。”说着把信交给了钧凯。钧凯接了后，把它向桌上一丢，没有拆开来，谁有心思去看那种无聊的挂号信呢？现在就是天塌下在外面，他也不要去看吧。

“钧凯！挂号信也许有重要的事情，你还是看一看的好。”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那你不能这样说！”

“那末请你替我去看一下吧。我实在没有心思去看它。”

“好，那我就来替你看一下吧。”他从桌上拿起信，慢慢把它拆了开来。那时钧凯已经把身体倒在他自己的床上了，他的眼睛望着帐顶，心中空空洞洞如像一个黑暗无底的深渊。他望着它，一点也不怕，因为他的心是空空洞洞的。

“钧凯！好消息！”台伯已经把信读完报告结果了。但是钧凯没有听到。他于是跑到他身边推着他大声说道：“好消息！钧凯！”原来他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张大着眼睛。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钧凯慢慢地说。

“你要到美国去的愿望达到了，你去看这封信上所说的吧。”

“美国去的愿望？我没有这种愿望！”

“这是你自己从前说的，也是你自己托人家介绍的，现在人

家替你介绍好了，你反而说没有，——你这个人的行动真是奇怪！”

“你这个人的行动真是奇怪！是的！是的！奇怪！奇怪！……哼！”

三

钧凯到美国去的消息，不知道怎样被大家都知道了。于是平日和他没有关系的同事也都请他去吃酒，表示他们送别的意思。况且钧凯这一次到美国做工程师总算是高升，一般人对他表示好意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吧。可是他对于这种无谓的应酬只觉得空洞与虚伪。每一次宴会的结果不过使他发生烦恼与疲劳罢了。他的病根也在这里种下了。

在天津的同事中和他最称莫逆的要算李台伯和陈邦杰二人。他动身的那一天，送的人虽很多，但是大部分都送他到码头后，说声珍重就去了。所存留的只有他们三人的影子。他们各人望着远处的帆船，默不作声。四周围来往的人那么多，人声那么嘈杂，而他们三人所觉到的却是异常的悲感。他们一同在一起，已经二年多，现在有一个人要远别而去，这岂是他们所能堪的？

汽笛叫了三次，轮船开始动了，他们只是用眼睛互相望着。距离愈远，人影愈是模糊，钧凯只见二条雪白的手帕子在空中招展罢了。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他们俩，他们俩对于他的抚慰与劝导，恐怕以后也无法享受了。他在世界上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要堕落，以后永远没有人来劝他了——他喝那么多酒，以后也没有人来劝他少喝些了。将来有一天他病倒了，没有一个人会来服侍他；他将死在壁角里如像一只死狗吧。……

这种思想对于他的压迫，一点加重一点；他不能忍耐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仰卧在床上，看着上面的天花板。海水激荡的声音从小小的圆窗中传达到房内，告诉他说：“你以后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日子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他的身上也觉得一点一点不舒服起来。更因为他欢喜吹海风，他向来不知保护的身体竟着了凉。寒热病就从此侵了进来。晚上身体发烧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对着黄黄的电灯，组织着他颠倒的梦。白天他还是到甲板上吹海风，他的眼睛每每茫然地望着无尽的天际，慨叹着命运之不济与人世之无常。他这样的东奔西走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痛苦！

船到上海，他的神经已经有些昏昏了，模模糊糊在轮船码头附近找到了一个客栈后，就睡下了。他喊茶房打电话去找他的朋友，那在邮局里办事的默君。谁知事不碰巧，他已经回家去了。此外他更没有别的相识，不得已只得在就近寓所内找了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手段虽高而不妙，诊了几次，钧凯的病并无起色。

幸而他朋友默君的同事来看了他一次，并且替他打快信到毕城找默君立刻出来。不到几天默君果然到了上海。他就替他找了一个中国儒医诊了几次，并且早晚陪着他。他的寓所也从华界搬到了租界。他的病也慢慢地好起来了。

在天津时他就定了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船。当开船期一天接近一天时，他的身体还是很软弱，不能如期动身。不得已他只能调了一张下一次航行的船票。这中间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多余的时间。朋友默君就劝他搬到乡间去养病，钧凯也就答应了。

他到默君的故乡，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一年的春天，他和台伯回南时曾经到过毕城一次。那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次旅行。因

为在那里他认识了默君的两个妹子云青和蕴青。那时她们俩都是本城女子中学的学生，并且也曾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所以当时她们见了生客，不但不怕羞并且还陪着他们闲谈过好久。后来台伯与钧凯回天津时，默君与他的二妹因为要到无锡拜客，所以也跟着同行。

从毕城到无锡须先坐轮船到须城，再从须城坐火车赴无锡。在这一次旅途中，钧凯曾经对她们俩说了不少的话。凡是她们两人问他的问题如像轮船怎样会动，火车怎样会走，他都给了她们很长的指导与解释。他对她们宣说发达工程事业的重要，并且表示他对于中国现状的失望。云、蕴姊妹当时对他表示异常的佩服与尊敬。她们觉得他是和一般男子有些不同的。

“王先生，我希望你能够照着你的计划做去，那末一般平民就可受益不浅。”在须城火车站上时蕴青曾经这样说。

“这固然是我在读书时就有的希望，但是——不必去说他了吧，——在这种纷乱的政治状况的下面，我的小计划，是永远不会实现的。况且——”钧凯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颓丧着说，“况且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一个人生在世上真是得过且过……”

“但是，王先生你不要因此丧气。一个人只要有大的怀抱，并且只要用了热烈的心肠做去，结果没有不胜利的！”云青当时说。

钧凯当时听了，只笑了一下。大家上火车后，这话也不再提起了。并不是他们不愿提起，因为恐怕这样说下去，不免太说到切身的问题：这是初交的朋友，尤其是初交的男女朋友，所不应该有的亲密。

他们到了无锡，就在公园内玩了半天。那时天气异常和暖，

温柔的和风如像醇酒一般灌醉着一般游客。桃花的红色辉映在绿叶中间，木香花的香气，布满于大气。没有心事的人如像默君与台伯二人，当然无力抵抗这春的催眠力了。在木香棚下，大家坐着休息的时候，他们二人竟睡着了。

外面小鸟婉转着，樱花红的像火焰一般，他们三人相对无言似乎各有所思。有时视线互相接触时，他们的嘴唇都掀动了一下，现出一种不自觉的微笑。在这种微笑中间钧凯方才知道了两性的接触的甜蜜。但是这紧张的静默的空气，使他们很不安宁。他们都想用了一种方法打破这异样的空气所加于他们的压迫。

“我们到外面去走一下再来唤醒他们吧，大概他们已经很疲乏了。”钧凯说着立了起来。

“我也想这样！”云青与蕴青同声说着，并且也立了起来。

他们在池塘的四周慢慢走着。蕴青有时要哼一支歌，云青有时要拾起地上的落花玩。钧凯只对她们望着发出微笑。他们相互间讲的话很少。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话可讲，实在因为天上飞翔的白云，林间颤抖着的树叶与红晕着面颊的蔷薇花瓣，已经完全替他们把心中的情绪申诉出来了。因为他们心中的情绪不就是春的消息吗？

隔日他们又玩了梅园与惠山。在无数梅树底下，青草地上，他们五人围坐着，吃着他们预备的干粮。多么可爱的青草呀！钧凯躺下去仰望青色的晴空时，他已觉悠然神往了。有时默君还取出他的笛子呜呜吹着，蕴青就随着唱。在这柔和的，婉转的歌声中，钧凯听到了甚么呢？没有！他只在眼看着一缕游丝在空中飞舞着罢了。

只是两天的接触，但是蕴青天真的活泼与云青诚朴的温柔，